

【宋】黎靖德 編

朱子語類二

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

理明後便讀中節書亦有得

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

看注解時不可過了緊要字

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

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心中心替他



朱子语类 二

【宋】黎靖德 编

杨绳其 周炯君 校点

岳麓书社

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九

论语十一

公冶长下

子路有闻章

问“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惟恐有闻”，因举子路数事，以明子路好学如此，而仕卫之出处乃如彼。曰：今只当就“子路有闻”上考究，不须如此牵二三说。不知要就此处学子路“未之能行，惟恐有闻”，还只要求子路不是处。如此看，恐将本意失了。就此言之，见得子路勇于为善处。他这处直是见得如此分明。到得闻其正名处，却鹕突。学者正要看他这处，在卫又是别项说话也。又曰：可见古人为己之实处。子路急于为善，唯恐行之不彻。譬如人之饮食，有珍羞异馐，须是吃得尽方好。若吃不透，亦徒然。子路不急于闻，而急于行。今人惟恐不闻，既闻得了，写在册子上便了，不去行处著工夫。贺孙 寓录略。

子贡问曰孔文子章

问：孔文子，孔伋之事如此不好，便“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”，济得甚事！而圣人取之，何也？曰：古人溢法甚宽，所谓“节以一惠”，言只有一善亦取之。节者，节略而取其一善也。孔文子固是不好，只节此一惠，则敏学下问，亦是它好处。铉

问孔文子之溢。曰：古人有善虽多，而举一以为溢。如有十事皆善，只举一善可以包之。如九事不善，只有一善，则亦可以一善为溢。皆无一善，而后名之曰“幽”、“厉”。凡二字溢，非礼也。

如“贞惠文子”，“睿圣武公”，皆是饶两字了。周末王亦有二字谥。
淳

问：“勤学好问为文”，谥之以“文”，莫是见其躬行之实不足否？曰：不要恁地说。不成文王便是不能武，武王便是不能文！“谥以尊名，节以一惠”，如有十事不善，云云，同淳录。至名之曰“幽”、“厉”。它而今是能勤学好问，便谥之以“文”，如何见得它躬行之不足？那不好底自是不好，而今既谥之以“文”，便见得它有这一长，如何便说道是将这一字来贬它！又问：孙宣公力言双字谥之非，不知双字谥起于何时。曰：“谥以尊名，节以一惠”，便是只以一字谥为惠。而今若加二字，或四字，皆是分外有了。若如文王之德如此，却将几个字谥方尽！如双字谥，自周已是如此了，如威烈王慎靓王，皆是。义刚

“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”？此一段专论谥，故注云：“非经天纬地之‘文’也。”周礼，谥只有二十八字。如“文”字，文王谥曰“文”，周公亦谥为“文”，今孔文子亦谥为“文”，不成说孔文子与文王一般。盖人有善多者，则摘其尤一事为谥。亦有只有一善，则取一善为谥，而隐其他恶者，如孔文子事是也。侗

吉甫问“经天纬地之‘文’”。曰：经天纬地，是有文理。一横一直皆有文理，故谓之“文”。孔文子之文是其小者。如本朝杨文公之属，亦谓之“文”。盖卿

问“经天纬地曰‘文’”。曰：经是直底，纬是横底。理会得天下事横者直者各当其处，皆有条理分晓，便是经天纬地。其次如文辞之类，亦谓之“文”，但是文之小者耳。直卿云：伊川谓“伦理明顺曰‘文’”，此言甚好。佐

问：文如何经天纬地？曰：如织布绢，经是直底，纬是横底。
或问：文之大者，莫是唐虞成周之文？曰：“裁成天地之道，辅

相天地之宜”，此便是经天纬地之文。问：文只是发见于外者为文？曰：处事有文理，是处是文。节

因论孔文子，曰：圣人宽肠大度，所以责人也宽。煮

问：“孔文子敏而好学”，与颜子之好学，如何？曰：文子与颜子所以不同者，自是颜子所好之学不同，不干“以能问于不能”事。使文子“以能问于不能”，亦只是文子之学。伯羽

子谓子产章

问：子产温良慈恺，莫短于才否？曰：孔子称子产“有君子之道四”，安得谓短于才？子产政事尽做得好，不专爱人。做得不是，他须以法治之。孟子所言“惠而不知为政”者，偶一事如此耳。倒

问：“使民也义”，是教民以义？先生应。节

问：“其使民也义”，如“都鄙有章，上下有服，田有沟洫，庐井有伍”之类。谓为之裁处得是当，使之得其定分也。曰：“义”字说得未是。“义”字有刚断之意。其养民则惠，使民则义。“惠”字与“义”字相反，便见得子产之政不专在于宽。就“都鄙有章”处，看得见“义”字在子产上，不在民上。南升

吉甫问“都鄙有章，上下有服”。曰：有章，是有章程条法；有服，是贵贱衣冠各有制度。郑国人谓“取我田畴而伍之，取我衣冠而褚之”，是子产为国时，衣服有定制，不敢著底，皆收之囊中，故曰“取而褚之”。至盖卿录云：“有章，是都鄙各有规矩；有服，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级高卑。”

臧文仲居蔡章

“山节藻梲”，为藏龟之室，以渎鬼神，便是不知。古人卜筮之

事固有之，但一向靠那上去，便是无意智了。如祀爰居，是见一鸟飞来，便去祀他，岂是有意智！看他三不知，皆是湊鬼神之事。山节藻梲不是僭，若是僭时，孔子当谓之不仁。臧文仲在当时既没，其言立，人皆说是非常底人，孔子直是见他不是处。此篇最好看，便见得圣人“微显阐幽”处。南升 时举录见下。

文振问“臧文仲”“季文子”“令尹子文”“陈文子”数段。曰：此数段是圣人“微显阐幽”处。惟其似是而非，故圣人便分明说出来，要人理会得。如臧文仲，人皆以为知，圣人便说道它既惑于鬼神，安得为知！盖卜筮之事，圣人固欲使民信之。然藏蓍龟之地，须自有个合当底去处。今文仲乃为山节藻梲以藏之，须是它心一向倒在卜筮上了，如何得为知！古说多道它僭。某以为若是僭，则不止谓之不知，便是不仁了。圣人今只说他不知，便是只主不知而言也。时举

问：居蔡之说，如《集注》之云，则是藏龟初未为失，而山节藻梲亦未为僭。臧文仲所以不得为知者，特以其惑于鬼神，而作此室以藏龟尔。曰：山节藻梲，恐只是华饰，不见得其制度如何。如夫子只讥其不知，便未是僭，所谓“作虚器”而已。“大夫不藏龟”，礼家乃因此立说。必大

臧文仲无大段善可称。但他不好处，如《论语》中言居蔡之事；左氏言“不仁不知者三”，却占头项多了。然他是个会说道理底人，如教行父事君之礼；如宋大水，鲁遣使归言宋君之意，臧曰：“宋其兴乎！禹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；桀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”皆是他会说。煮

子张问曰令尹子文章

或问：令尹子文之忠，若其果无私意，出于至诚惻怛，便可谓

之仁否？曰：固是。然不消泥他事上说，须看他三仕三已，还是当否。以旧政告新令尹，又须看他告得是否。只缘他大体既不是了，故其小节有不足取。如管仲之三归、反玷，圣人却与其仁之功者，以其立义正也。故管仲是天下之大义，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。譬如仗节死义之人，视坐亡而立化者虽未必如他之巍然，然大义却是。彼虽去得好，却不足取也。时举

三仕三已所以不得为仁，盖不知其事是如何；三仕之中，是有无合当仕否？三已之中，又不知有无合当已否？明作

黄先之问“子文”“文子”二节。曰：今人有些小利害，便至于头红面赤；子文却三仕三已，略无喜愠。有些小所长，便不肯轻以告人，而子文乃尽以旧政告之新尹。此岂是容易底事！其地位亦甚高矣。今人有一毫系累，便脱洒不得，而文子有马十乘，乃弃之如敝屣然。此亦岂是易事！常人岂能做得。后人因孔子不许他以仁，便以二子之事为未足道，此却不可。须当思二子所为如此高绝，而圣人不许之以仁者，因如何未足以尽仁。就此处子细看，便见得二子不可易及，而仁之体段实是如何，切不可容易看也。时举

履之说子文文子。曰：公推求得二子太苛刻，不消如此。某注中亦说得甚平，不曾如公之说。圣人之语本自浑然，不当如此搜索他后手。今若有个人能三仕三已无喜愠，也是个甚么样人！这个强不得，若强得一番无喜愠，第二番定是动了。又如有马十乘，也自是个巨室有力量人家，谁肯弃而违之！文子却脱然掉了去，也自是个好人，更有多少人弃舍去不得底，所以圣人亦许其忠与清，只说“未知，焉得仁”！圣人之语，本自浑然，不当如此苛刻搜人过恶，兼也未消论到他后来在。侗 煮录别出。

或问“令尹子文”一章。曰：如子文之三仕三已而无喜愠，

已是难了，不可说他只无喜愠之色，有喜愠之心。若有喜愠之心，只做得一番过，如何故得两三番过。旧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，亦不可说他所告是私意，只说未知所告者何事。陈文子有马十乘，亦是大家，他能弃而去之，亦是大段放得下了。亦不可说他是避利害，如此割舍。且当时有万千弃舍不得不去底，如公之论，都侵过说，太苛刻了。圣人是平说，本自浑然，不当如此搜索他后手。

煮

问：令尹子文之事，《集注》言：“未知皆出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，故圣人但以忠许之。”窃详子文告新令尹一节，若言徒知有君而不知有天子，徒知有国而不知有天下，推之固见其不皆出于天理也。至于三仕无喜，三已无愠，分明全无私欲。先生何以识破他有私处？曰：也不曾便识破。但是夫子既不许之以仁，必是三仕三已之间，犹或有未善也。壮祖 《集注》。

问：先生谓“当理而无私心则仁矣”，先言当理而后言无私心者，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欤？曰：然。广

或问：子文文子未得为仁，如何？曰：仁者“当理而无私心”，二子各得其一。盖子文之无喜愠，是其心固无私，而于事则未尽善；文子洁身去乱，其事善矣，然未能保其心之无私也。仁须表里心事一一中理，乃可言。圣人辞不迫切，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，则二子之未仁自可见。铢 此说可疑。

问：《集注》论忠、清，与本文意似不同。曰：二子忠、清而未尽当理，故止可谓之忠、清，而未得为仁，此是就其事上著实研究出来。若不如此，即不知忠、清与仁有何分别。此须做个题目入思议始得，未易如此草草说过。赐

问：子文之忠，文子之清，圣人只是就其一节可取。如仁，却是全体，所以不许他。曰：也恁地说不得。如“三仁”，圣人也只

是就他一节上说。毕竟一事做得是时，自可以见其全体。古人谓观凤一羽，足以知其五色之备。如三子之事皆不可见，圣人当时许之，必是有以见得他透彻。若二子之事，今皆可考，其病败亦可见。以表证里，则其里也可知矣。煮

问：子文之忠，文子之清，“未知，焉得仁”？曰：此只就二子事上说。若比干伯夷之忠、清，是就心上说。若论心时，比干伯夷已是仁人，若无让国、谏纣之事，亦只是仁人，盖二子忠、清元自仁中出。若子文文子，夫子当时只见此两件事是清与忠，不知其如何得仁也。又曰：夫欲论仁，如何只将一两件事便识得此人破！须是尽见得他表里，方识得破。去伪

夷齐之忠、清，是本有底，故依旧是仁。子文文子之忠、清，只得唤做忠、清。赐

问：子文若能止僭王猾夏，文子去就若明，是仁否？曰：若此却是以事上论。曰：《注》中何故引此？曰：但见其病耳。可学

师郑问云云。曰：大概看得也是。若就二子言之，则文子资禀甚高。只缘他不讲学，故失处亦大。

“子文文子”一章，事上迹上是忠、清，上蔡《解》。见处是仁。子文只是忠，不可谓之仁。若比干之忠，见得时便是仁。也容有质厚者能之。若便以为仁，恐子张识忠、清，而不识仁也。方《集义》。

五峰说令尹子文陈子文处，以知为重。说“未知，焉得仁”，知字绝句。今《知言》中有两章说令尹处，云：“楚乃古之建国，令尹为相，不知首出庶物之道。”若如此，则是谓令尹为相，徒使其君守僭窃之位，不能使其君王天下耳。南轩谓恐意不如此。然南轩当时与五峰相与往复，亦只是讲得个大体。南轩只做识仁体认，

恐不尽领会五峰意耳。五峰《疑孟》之说，周遮全不分晓。若是恁地分疏《孟子》，划地沉沦，不能得出！菴

问：五峰问南轩：“陈文子之清，令尹子文之忠，初无私意。如何圣人以仁许之？”栢尝思之，而得其说曰：仁之体大，不可以一善名。须是事事尽合于理，方谓之仁。若子文之忠，虽不加喜愠于三仕三已之时，然其君僭王窃号，而不能正救。文子之清，虽弃十乘而不顾，然崔氏无君，其恶已著，而略不能遏止之。是尽于此，而不尽于彼；能于其小，而不能于其大者，安足以语仁之体乎？曰：读书不可不子细。如公之说，只是一说，非圣人当日本意。夫仁者，心之德。使二子而果无私心，则其仕已而无喜愠，当不特谓之忠而谓之仁；弃十乘而不居，当不特谓之清而谓之仁。圣人所以不许二子者，正以其事虽可观，而其本心或有不然也。
栢

“令尹子文陈文子等，是就人身上说仁。若识得仁之统体，即此等不难晓矣”。或曰：南轩解此，谓“有一毫私意皆非仁。如令尹子文陈文子以终身之事求之，未能无私，所以不得为仁”。曰：孔子一时答他，亦未理会到他终身事。只据子张所问底事，未知是出于至诚恻怛，未知是未能无私。孔子皆不得而知，故曰：“未知，焉得仁！”非是以仕已无喜愠，与弃而违之为非仁也。这要在心上求。然以心论之，子文之心胜文子之心。只是心中有些小不慊快处，便是不仁。文蔚曰：所以孔子称夷齐曰：“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！”曰：便是要见得到此。文蔚

季文子三思而后行章

问“季文子三思而后行”章。曰：思之有未得者，须著子细去思。到思而得之，这方是一思。虽见得已是，又须平心更著思

一遍。如此，则无不当者矣。若更过思，则如称子称物相似，推来推去，轻重却到不定了。时举

季文子三思而后行。子曰：“再，斯可矣。”曰：圣人也只是大概如此说。谓如明理底人，便思三两番，亦不到得私意起。又如鲁钝底人，思一两番不得，第三四番思得之，无定。然而多思，大率流而入私意底多。虽此是圣人就季文子身上说，然而圣人之言自是浑厚，占得地位阔。“再，斯可矣”，是常法大概当如此。煮

“季文子三思而后行”，程子所谓“三则私意起而反感”，如何？曰：这是某当问公底。某云：若是思之未透，虽再三思之何害？先生曰：不然。且如凡事，初一番商量，已得成个体段了；再思一番，与之审处当行不当行，便自可决断了。若于其中又要思量那个是利，那个是害，则避害就利之心便起，如何不是私？炎

问：看《雍也》，更有何商量处？贺孙曰：向看《公治长》一篇，如“微生高”“季文子三思”二章，觉得于人情未甚安。曰：是如何未安？如今看得如何？曰：向看得如乞醯事，也道是著如此委曲。三思事，也道是著如此审细。如今看来，乃天理、人欲相胜之机。曰：便是这般所在，本是平直易看。只缘被人说得支蔓，故学者多看不见这般所在。如一件物事相似，自恁地平平正正，更不著得些子跷欹。是公乡里人去说这般所在，却都劳攘了。凡事固是著审细，才审一番，又审一番，这道理是非，已自分晓。少间才去计较利害，千思百算，不能得了，少间都滚得一齐没理会了。问：这差处是初间略有些意差，后来意上生意，不能得了。曰：天下事那里被你算得尽！才计较利害，莫道三思，虽百思也只不济事。如今人须要计较到有利无害处，所以人欲只管炽，义理只管灭。横渠说：“圣人不教人避凶而趋吉，只教人以正信胜之。”此可破世俗之论。这不是他看这道理洞彻，如何说得到

这里。若不是他坚劲峭绝，如何说得到这里。又云：圣人于微处一指点出来教人。他人看此二章，也只道正似闲。贺孙又问“乞籴”及“三思”章。曰：三思是乱了是非。天下事固有难易。易底，是非自易见。若难事，初间审一审，未便决得是非；更审一审，这是非便自会分明。若只管思量利害，便纷纷杂杂，不能得了。且如只是思量好事，若思得纷杂，虽未必皆邪，已自不正大，渐渐便入于邪僻。况初来原头自有些子私意了，如乞籴，若无，便说无。若恁地曲意周旋，这不过要人道好，不过要得人情。本是要周旋，不知这心下都曲小了。若无便说无，是多少正大！至若有大急难，非己可成，明告于众，以共济其急难，这又自不同。若如乞籴，务要得人情，这便与孟子所谓“士未可以言而言，可以言而不言，是皆穿窬之类也”同意。《易·比》之九五云：“显比。王用三驱，失前禽。邑人不诫，吉。”圣人之于人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，如何一一要曲意周旋！才恁地，便滞于一偏，况天理自不如如此。贺孙

甯武子邦有道则知章

问“甯武子”章。曰：武子不可不谓知。但其知，时人可得而及。南升

问甯武子。曰：此无甚可疑。邦有道，安分做去，故无事可称。邦无道，则全身退听非难，人皆能如此。惟其不全身退听，却似愚。然又事事处置得去，且不自表著其能，此所以谓“其愚不可及也”。赐

甯俞“邦有道则智，邦无道则愚”。邦虽无道，是他只管向前做那事去，又却能沉晦不露，是非避事以免祸也。言“不可及”，亦犹庄子之“难能”，深予之之辞。端蒙

通老问甯武子之愚。曰：愚，非愚鲁之谓，但是有才不自暴露。观卫侯为晋文公所执，他委曲调护，此岂愚者所能为！故文公以为忠而免之。忠岂愚之谓！当乱世而能如此，此其所以免祸也。可学

甯武子当卫成公出奔时，煞曾经营著力来。愚，只是沉晦不认为己功，故不可及。若都不管国家事，以是为愚，岂可以为不可及也！去伪

问“甯武子其愚不可及”。曰：他人于邦无道之时，要正救者不能免患，要避患者又却偷安。若甯武子之愚，既能韬晦以免患，又自处不失其正，此所以为不可及。因举晋人有送酒者云：“可力饮此，勿预时事。”如此之愚，则人皆能之也。人杰

甯武子“邦无道则愚”。曰：愚有两节，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，少间都做坏了事。如甯武子虽冒昧向前，不露圭角，只猝猝做将去；然少间事又都做得了，此其愚不可及也。煮

器之问：当卫之无道，武子却不明进退之义，而乃周旋其间，不避艰险，是如何？曰：武子九世公族，与国同休戚，要与寻常无干涉人不同。若无干涉人，要去也得，住也得。若要去时，须早去始得。到那艰险时节却要去，是甚道理！寓

问：甯武子世臣，他人不必如此。曰：然。又看事如何。若羈旅之臣，见几先去则可。若事已尔，又岂可去！此事最难，当权其轻重。可学

问甯武子愚处。曰：盖不自表暴，而能周旋成事，伊川所谓“沈晦以免患”是也。木之《集注》。

问：先生谓武子仕成公无道之君云云，“此其愚之不可及也”。后面又取程子之说曰：“邦无道，能沈晦以免患，故曰‘不可及也’。亦有不当愚者，比干是也。”若所谓“亦有不当愚者”，固与

先生之意合。若所谓“沈晦以免患”者，却似与先生意异。曰：武子不避艰险以济其君，愚也。然卒能全其身者，智也。若当时不能沈晦以自处，则为人所害矣，尚何君之能济哉！故当时称知，又称其愚也。广

周元兴问甯武子。曰：武子当文公有道之时，不得作为，然它亦无事可见，此“其知可及也”。至成公无道失国，若智巧之士，必且去深僻处隐避不肯出来。武子竭力其间，至诚恳恻，不避艰险，却能摆脱祸患，卒得两全。非它能沈晦，何以致此。若比以智自免之士，武子却似个愚底人，但其愚得来好。若使别人处之，纵免祸患，不失于此，则失于彼，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。若“比干谏而死”，看来似不会愚底人。然它于义却不当愚，只得如此处，又与武子不同，故伊川说：“亦有不当愚者，比干是也。”铉

问：比干何以不当愚？曰：世间事做一律看不得。圣人不是要人人学甯武子，但如武子，亦自可为法。比干却是父族，微子既去之后，比干不容于不谏。谏而死，乃正也。人当武子之时，则为武子；当比干之时，则为比干，执一不得也。时举

子在陈章

“斐然成章”，也是自成一家了，做得一章有头有尾。且如狂简，真个了得狂简底事，不是半上落下。虽与圣贤中道不同，然毕竟是他做得一项事完全，与今学者有头无尾底不同。圣人不得中道者与之，故不得已取此等狂狷之人，尚有可裁节，使过不及归于中道。不似如今人不曾成得一事，无下手脚裁节处。且如真个了得一个狂简地位，也自早不易得。释老虽非圣人之道，却被他做得成一家。明作

成章，是做得成片段，有文理可观。盖他狂也是做得个狂底

人成，不是做得一上，又放掉了。狷也是他做得狷底成，不是今日狷，明日又不狷也。如孝真个是做得孝成，忠真个是做得忠成。子贡之辩，子路之勇，都是真个做得成了。不是半上落下，今日做得，明日又休也。侗

“斐然成章”。狂简进取，是做得透彻，有成就了。成章，谓如乐章，五声变成文之谓，如五采成文之谓章。言其做得成就，只恐过了，所以欲裁之。若是半青半黄，不至成就，却如何裁得！

子在陈，曰：“归欤！归欤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。”当时从行者朝夕有商量，无可忧者。但留在鲁国之人，惟其狂简，故各自成章，有头有尾，不知裁度。若异端邪说，释老之学，莫不自成一家，此最害义。如坐井观天，彼自以为所见之尽。盖窟在井里，所见自以为足；及到井上，又却寻头不著。宁可理会不得，却自无病。人杰

先之问：孔子在陈，小子狂简，欲归而裁之。然至后来曾皙之徒吊丧而歌，全似老庄。不知圣人既裁之后，何故如此？曰：裁之在圣人，而听不听在他也。时举

问：孔子在陈曰：“归欤！归欤！”此盖夫子历聘诸国，见当时不能行其道也，故欲归而传之门人。狂简者立高远之志，但过高而忽略，恐流于异端。故孔子思归，将以裁正之也。曰：孟子谓“不忘其初”，便是只管一向过高了。又曰：文振说文字，大故细。南升

或问：“子在陈”一章，看得夫子行道之心，切于传道之心。曰：也不消如此说。且如人而今做事，还是做目前事，还是做后面事？盖道行于时，自然传于后。然行之于时，而传之于后，则传之尤广也。或曰：如今日无非尧舜禹汤之道。曰：正此谓也。又问：裁之为义，如物之不正，须裁割令正也。曰：自是如此。且

如狂简底人，不裁之则无所收检，而流入于异端。盖这般人，只管是要他身高，都不理会事，所以易于入于异端。大率异端皆是遁世高尚底人，素隐行怪之人，其流为佛老。又曰：遁世高尚，皆是苦行底人。而今所以无异端，缘那样人都便入佛老去了。且如孟之反不伐，是他自占便宜处，便如老氏所谓“不为天下先”底意思。子桑子死，琴张吊其丧而歌，是不以生死芥带，便如释氏。子桑户不衣冠而处，夫子讥其“同人道于牛马”。《或问》又云：“皆老氏之流也。”如此等人，虽是志意高远，然非圣人以有以裁正之，则一向狂去，更无收杀，便全不济事了。又云：仁民爱物，固是好事。若流入于墨氏“摩顶放踵而利天下为之”，则全不好了。此所以贵裁之也。煮

蜚卿问：孔子在陈，何故只思狂士，不说狷者？曰：狷底已自不济事。狂底却有个躯壳，可以鞭策。斐，只是自有文采。《诗》云“有斐君子”，“斐兮斐兮”。成章，是自有个次第，自成个模样。贺孙问：《集注》谓“文理成就而著见”，是只就他意趋自成个模样处说？又云：“志大而略于细”，是就他志高远而欠实做工夫说否？曰：然。狷者只是自守得些，便道是了，所谓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者是也。贺孙《集注》。

问：先生解云：“斐，文貌。成章，言其文理成就，有可观者。”不知所谓文，是文辞邪？亦指事理言之邪？曰：非谓文辞也，言其所为皆有文理可观也。又问：狂简既是“志大而略于事”，又却如何得所为成章？曰：随他所见所习，有伦有序，有首有尾也。便是异端，虽与圣人之道不同，然做得成就底，亦皆随他所为，有伦序，有首尾可观也。户

问：《集注》谓“文理成就”，如何？曰：虽是狂简非中，然却做得这个道理成个物事，自有可观，不是半上落下。故圣人虽谓其狂简而不知所裁，然亦取其成一个道理。大率孔门弟子，随其

资质，各能成就。如子路之勇，真个成一个勇；冉求之艺，真个成一个艺。言语、德行之科皆然，一齐被他做得成就了。铎

符舜功问：《集注》释“狂简”之“狂”，皆作高远之意，不知“罔念作狂”之“狂”，与此“狂”字如何？曰：也不干事。又问：“狂而不直”如何？曰：此却略相近。“狂而不直”，已自是不好了，但尚不为恶在。若“罔念作狂”，则是如桀纣样迷惑了。义刚

问：“恐其过中失正而或流于异端”。如庄列之徒，莫是不得圣人为之依归而无所取裁者否？曰：也是恁地。又问：子夏教门人就洒扫应对上用工，亦可谓实。然不一再传，而便流为庄周，何故？曰：也只是韩退之恁地说，《汉书》也说得不甚详。人所见各不同，只是这一个道理，才看得别，便从那别处去。义刚

问狂简处。先生云：古来异端，只是遁世高尚之士，其流遂至于释老。如子桑户死，琴张临其丧而歌，是不以死生芥蒂胸次。孟之反不伐，便如道家所谓三宝，“一曰不敢为天下先”是也。似此等人，虽则志意高远，若不得圣人裁定，亦不济事。节

伯夷叔齐章

“伯夷叔齐不念旧恶”，要见得他胸中都是义理。拱煮

文振问“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”。曰：此与颜子“不迁怒”意思相似。盖人之有恶，我不是恶其人，但是恶其恶耳。到他既改其恶，便自无可恶者。今人见人有恶便恶之，固是。然那人既改其恶，又从而追恶之，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恶而遂恶其人，却不是恶其恶也。时举 南升录云：“此与‘不迁怒’一般。其所恶者，因其人之可恶而恶之，而所恶不在我。及其能改，又只见他善处，不见他恶处。圣贤之心皆是如此。”

“不念旧恶”，非恶其人也，恶其人之无状处。昨日为善，今日